

◆ 看露天电影

■ 魏鹏

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,县城里还有两处露天电影场,但我很少到那儿看电影,主要原因是拿不出那三五毛的影票钱。我看过的露天电影,大都是在收割后的大田里、乡村的打麦场上和学校的操场上放映的。

那时,看电影是乡下人最欢迎的文化生活。放电影的日子都是在农闲里,特别是在夏收夏种和秋收秋播之后,各村都要轮着放,轮到经济条件稍好一些的村,一连能放上两三个晚上。和我一样大的十来岁的孩子们,就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鸟,从一个村子看到另一个村子,一村一村地看下去,一直看到距家十多里地的远村,一直看到第二天上学迟到还不肯罢休。

放电影的消息大都来自电影场。当一场电影结束时,放映员就开始预报下一场电影在哪个村放和放什么影片。于是第二天我们就向那个村赶去,一般都如放映员预报的那样。但也有更改时间和地点的,因消息不灵,害得许多人白跑一趟。更改来又更改回去的也有,那时,跑在前头的开始往回赶,遇到后边赶来的一群大人,说放映地点又改到原地了,于是又跟在一群大人的屁股后边,屁颠屁颠地向那个村的打麦场赶去。

最高兴的莫过于自己村子里放电影了。因为银幕就架在刚割完稻子的

稻田上,不必慌慌张张地赶路,可以搬着板凳、吃着煎饼,邀上伙伴,拖拖拉拉地向电影场赶去。到了电影场,一个小孩也要占两三个人的位置,那多出的地方是为同位同学留着的,谁要挤占一点点都不行。为了防止地方被他人挤占,就从书包里掏出语文和算术课本,散放在空地上,像是给空位贴上座次似的。虽然如此,心里仍是七上八下的,怕丢了课本,怕护不住空位,非得等到伙伴来了才能放下心来。

电影放映前,村支书和村长还要利用放映机边的扩音器开映前大会,过过会瘾。村长讲授农业科技知识,支书多是宣传计划生育政策。大家听不进去,只盼电影早些放。在放映机向银幕上对光时,坐在中间的孩子用手挡住一点光线,让自己的巴掌或小猫小兔的手势映到银幕上。这只有早到的,而又坐在正面的孩子们才能做到;去晚了,只能到银幕的背面看,因而也就失去了用手挡住光线的乐趣。我那时看的露天电影,多是从反面看的,看到的画面一点都不少,只是认银幕上的字特别困难。我从反面看也有我自己的理由:一是每部影片都要看好多遍,甚至连解说词都记下了,无须去认银幕上的字;二是正面人多拥挤,我怕挤人,又怕被

人挤。后又从一本讲写作的书里看到,写作要有自己的独到之处,并形象地说:“人多的地方,不要去。”很受其影响,我因此也更爱在人较少的反面看。

一盘胶片放完了,就要换下一盘胶片,一部电影往往要放三四盘胶片。在换胶片的间隔里,是电影场上最挤的,因为许多人要趁此机会到场外小便,还有许多人在寻找挤散了的伙伴,大呼小叫的乱成一片。但当影片继续放映时,立马就会安静下来。电影结束后,人们都成群结伴地回家了,留在电影场上的是水果的皮,是瓜子的壳,是婴儿的鞋,是板凳的腿,偶尔还有小学生的课本,场地上一片狼藉。记得有个丢了课本的小学生,在第二天的天一亮就跑去找,但没有找到,却捡到了一个钱包,后交到学校里去,被表扬了整整一个学期。

自从县城里的露天电影场改建为歌舞厅之后,乡村里的电视也得到了普及。人们看露天电影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,偶尔看上一场,但已没有往日的兴致了。算来,我最末一回看露天电影已是跨世纪的时候了。那是村长为祝贺儿子考取大学而放映的一部彩色影片,我因公务去得迟,又因私务走得早,没有看到开头也没有看到结尾,至今也想起那影片的名字。

◆ 睢宁花径的四季

■ 睢宁县实验小学六年级 苏伟宸

花径,是我们睢宁的标志性的景点。它一年四季都十分美丽。走进花径,你就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……

春天到了,花径里生机勃勃。沉睡了一冬的小草伸了伸懒腰,睁着蒙眬的睡眼探出脑袋来。春风拂过湖面,将那冰封着的湖水解冻了,湖水也唱着歌,哗哗流向远方。小树经过一场温暖的春雨,渐渐发芽了,长大了。湖边杨柳弯着身子,好像是在对着湖面梳洗打扮。小花露出灿烂的笑容,花蕊散出的香气使人心旷神怡。

夏天,花径绿树成荫。树木更加茂盛,树叶一丛覆盖着一丛。从远处看,就像一大片绿色的大伞飘浮在空中,水中荷花更加迷人,有的是花骨朵儿,有的刚刚开放,还有的被一大片荷叶围着,中间的荷花瓣有好几层,中心的花蕊散发出的香味更是让人沉醉其中。

七月八月悄然离去,九月风尘仆仆地来了。它将花径变得硕果累累。还有那红枫叶、银杏叶,一片片回到大地的怀抱。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水果。有金灿灿的梨、沉甸甸的橙、小巧玲珑的杏……尝一个,那甜味沁人心脾。

冬仙女来了。她把袖子一挥,天空飘起了雪花。一夜之间,花径白茫茫一片。雪盖住了大地,盖住了湖面,盖住了树木,更盖住了秋天那硕果累累。但花径并没有失去美。瞧!那冰雪大地,望眼一看,幽静的天地使人陶醉。

啊!家乡的花径,你真让人思绪万千!

◆ 家乡的古槐



有老人问:“看看你的小脚趾盖儿是不是两瓣儿的,是的话,你祖上就是从大槐树下迁来的。”小时候不知道此为何意,只是忙着看自己的小脚趾,看到是分开的便相信了自己是“大槐树”下来的后人。长大后才知道,那是为了纪念多年前那一场迁徙。

槐树,好像是睢宁乡间的标志树种,而且是几乎每个村都有。睢宁最出名的,当属魏集镇古槐路的“魏氏古槐”了。它今年已经650岁的高龄,是睢宁一级保护树木,也是睢宁最古老的树。

村里的老人说,这棵树来头不小。明朝洪武年间,朱元璋为巩固全国经济基础,实行移民屯田政策。洪武六年,也就是1373年,魏氏一族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徙至睢宁,在魏集定居后种下了3颗从家乡带过来的槐豆,以解思乡之情。种子落地生根,逐渐长成参天大树,长在东北角的槐树被称为“龙头”,中间被称为“龙腰”,西南则被称为“龙尾”。不过“龙头”已仅存枯干,两年未发芽。“龙尾”早几年受台风影响倒伏枯死。如今,只有“龙腰”仍傲然挺立。因此,“魏氏古槐”又称“龙腰”。

历经几百年沧桑岁月的洗礼,“魏氏古槐”在当地人的心中早已带有“灵性”,关于它的传说故事也颇

多。相传民国北伐战争期间,一支部队路经魏集镇休息时,马夫将战马拴在古槐的枝杈上。然而刚拴好,战马骤惊嘶鸣,脱缰而出,将槐枝拉断,狂奔数千米后气绝而亡。此事之后,再无人敢来折枝,哪怕是自然脱落的枯枝落叶,魏氏后人也要收集起来,小心保管,任其自然腐烂。

听说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,“魏氏古槐”树干中空,内有一黄蜂窝,约有数百只黄蜂出入,路过的行人一不小心就会被蜇。有一天,几个被黄蜂蜇过的孩子,顽皮地用火烧蜂窝。黄蜂被赶走了,但火却没有熄灭的迹象,浇水也无济于事。直到3天后,魏氏人用泥墙将树封住,大火方才熄灭。大家都以为古槐树已死,未曾想,来年春天,一枝发芽的槐树枝穿透泥墙而出,众人将泥墙扒开,只见古槐不仅安然无恙,比以前更有生机。

如此神奇的古树,被列为睢宁一级保护古树名木进行保护。现如今,这棵睢宁最古老的树依然充满活力,四季都可以领略到不一样的风情。春风拂过,它吐绿娇嫩充满生机;夏日炎炎,它枝叶茂盛供人乘凉;秋意渐浓,它洒落金黄美不胜收;冬日落雪,它银装素裹分外妖娆。

650年的风风雨雨,它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对故乡的寄托,细腻又柔和,顽强而有活力。

◆ 睢宁之歌

■ 陈恒礼

你流进了古老黄河
你缔造了中华舟车
你嘹亮了大汉飞歌
你童画了九州春色
你是志在千年的牛
奋蹄耕耘不断开拓
你是一团燃烧的火
彤彤映日沃土壮阔
你是我的守望
你是我的长河
你是我的父老乡亲
你是我的五谷稼禾
你陪伴着日出日落
你细数着春风雨雪
你在二月开始撒播
你在八月挥镰收割
你是一则不老传说
雄鹰展翅从容不迫
银龙归来风驰电掣
蓝图擘画永不蹉跎
你是我的家乡
你是我的寄托
你是我乡村振兴的生活
你是一页辉煌彪炳史册

“问我故乡在何处,山西洪洞大槐树。”这句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俗语,是人们对故乡情结的最好证明。

在睢宁,同样也有这样的话在流传。记得小时候光着脚丫玩耍时,常

睢宁县凌城镇2023年农村危房改造名单公示

2023年凌城镇农村危房改造31户,现已竣工通过验收,现将名单公示如下:陈建泽、李宜现、翟公文、杜长奎、秦敬良、杜永谋、杜夫存、李古强、孙加光、李玉英、黄银

芳、潘作敬、李年成、刘久才、刘保宏、刘炫田、王一成、沙兴季、岳崇花、李敬平、邓衍涛、商作献、刘滋方、杜连科、陈宏义、王立华、刘保前、刘朋一、刘全聿、靳一平、王修

群。公示期限:自见报之日起7天。欢迎社会各界监督,监督电话:0516-88231007

睢宁县凌城镇人民政府
2023年9月22日

睢宁县高作镇2023年危房改造名单公示

睢宁县高作镇2023年完成危房改造2户,现将名单公示如下:石墩村圩东组范则民、后刘村张庄组代宏银。公示期限:自见报之日起7天。欢迎社会各界监督,监督电话:0516-88211011

睢宁县高作镇人民政府
2023年9月20日